

身體再思考

女人與老化

陳明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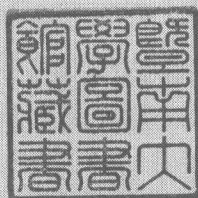
◎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C913.68
20141

港台書

身體再思考： 女人與老化

陳明莉 著



◎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身體再思考：女人與老化 / 陳明莉著. --初版. --
高雄市：巨流，2010.09
面；公分

ISBN 978-957-732-392-7 (平裝)

1. 女性 2. 老化 3. 性別研究

544.5

99017682

身體再思考：女人與老化

著者：陳明莉

責任編輯：邱仕弘

封面設計：毛湘萍

發行人：楊曉華

總編輯：蔡國彬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

電話：(07) 2265267

傳真：(07) 2264697

編輯部：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治大學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E-mail: chuliu@liwen.com.tw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 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978-957-732-392-7

2011 年 3 月初版二刷

定價：3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錄

Contents

01 序 言

09 第一篇

女人、身體與老化

53 第二篇

女性裸裎經驗的脈絡梳理與身體意象：
裸湯之田野研究

101 第三篇

你看我幾歲？
—— 中高齡女性的年齡認同、
服裝實踐與身體的能動性

145 第四篇

中高齡女性的服飾打扮、身體展演及其自我建構
「回憶工作」研究法的實踐與反思

序言

Preface

和西方世界一樣，在台灣，身體研究漸漸「夯」了起來，甚至形成一股「瘋身體」的現象。日常生活上，身體即是一種時興的話題，談起身體，很多人可以興致勃勃、口沫橫飛的敘說各種親身體驗，年輕女性一聊到身體更是欲罷不能。以往，身體一事往往被界定在私領域範圍，並非公共議題，不易引起社會科學研究的興趣；一些傳統社會學者則將身體看成時尚流行的一環，只是一種「俗議題」，並非嚴肅的研究對象。近年來，許多學者都指出身體絕對不是私領域的個人情事，而是涉及社會、國家諸多的介入與監控。因此，身體成為社會學、文化研究、女性主義、同志研究的熱門議題。然而，多數身體研究往往缺乏年齡意識，因此，對於老年女性的身體，至今仍然鮮少人有興趣。無論日常生活的談論，或是學術界的研究，「老女人」的身影往往是一種「不存在的存在」：雖然她在，卻沒有多少人視其存在，除了醫療。

在身體的論述與分析，身體並非只是「肉體」、「軀殼」，或是「醫療」式的存在。研究身體的女性主義學者Elizabeth Grosz即指出，身體的形式、能力、行為、手勢、動作和潛力，都是政治爭論的首要對象，具體表現著一種社會秩序；其他女性主義學者，包括Julia Kristeva、Luce Irigaray、Janet Wolff、Judith Butler……等等，也都認為身體不能僅僅被看作是一個生物學的實體，而應該被視為社會的烙印、歷史的記號、制度的產物，也是心理和人際關係的重要中介。



女性主義學者Moira Gatens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從未見過所謂人體的畫面，只曾見過男人身體或女人身體的形象。她認為我們所見到的身體是性別化制度的產物，並非身體的「原形」。根據Gatens的觀點，即使解剖學上的身體敘述，本身也只是某種社會文化的理論性產物。因此，解剖學的認知並非身體的根本本質，而是透過我們對於自身身體的體驗，所得出的日常敘述。很多時候，我們對身體的生物解釋也往往必須透過社會文化的中介，才能理解它的存在，體驗它的意義，包括疼痛、疾病、衰老與死亡，也包括年輕、活力、美麗與健康。Nancy Hartsock就指出，女人往往透過身體經驗與世界連結，譬如月經、懷孕、生產與哺乳。因此，身體不但是社會實踐的產物，也傳達自我認同與符號溝通的訊息。

對於老年女性，身體更是自我構成的核心。誠如Sigmund Freud所宣稱的，自我最首要的即是身體自我，這種說法對老年女性尤其貼切，我們幾乎可以說老年女性的自我感覺即是身體的感覺。它涉及到對身體的自我覺察，並且將身體視為具有某種樣貌或形式，因而體現老年女性的主體意識與自我認同。借用Grosz的話語，身體是老年女性的「精神地圖」，其主體形成即是自身的體現化。

由於自我並非孤立的生成，它必然涉及身體的社會意象。在父權體制與年輕崇拜的社會結構中，老年女性的身體交會了性別歧視與年齡歧視的視域所在，因而常常被推擠到幽暗的角落邊緣；在資本主義消費文化與現代醫療科技的推波助瀾下，「老女人」的身體更成為人人欲去之而後快的符號與烙印。因此，身體往往成為老年女性自我概念上不安、焦慮的來源。以女性主義符

號學者Kaja Silverman的話來說，身體是一種文化的隱喻，「老女人」所傳達的不安，主要來自於自我經驗強烈受到身體所遭受的約束、限制，這種約束、限制則起因於社會普遍對老年女性身體的歧視與漠視。

為了刮除老人的身體符號，越來越多女人試圖透過節食瘦身、化妝美容、健康運動、裝著打扮、注射整型，試圖讓身體回春，將自己雕塑成大眾所能接受的年輕樣貌，期能找回他人凝視的吸引力，並且愉悅自己。在社會規訓與自我監控下，女性的「身體工作」變成一種終身計畫。因此，女人的一生幾乎都在跟時間作戰，就如同我們的一生都在跟死亡作戰一樣，明知老化與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很多人依然奮不顧身的加入戰局。但是，歲月無情，世上至今仍然沒有真正的不老仙丹，可以使時光逆轉讓身體永保年輕。即使收費高昂的美容、化妝、整型，隨著歲月的流移，最後帶來的仍然是落葉滿目的蒼涼；即使Donna Haraway的〈人機合體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也只能混淆性別的疆界，無力處理歲月的痕跡。因此，對於服膺於年輕價值的女性，抗老往往變成屢敗屢戰的奮鬥，每經一次戰役，就必須退守一步城池。在這個過程中，身體往往成為許多女性挫折、沮喪，甚至羞愧、罪惡的源頭；而且，年齡越大，感受越強烈。

2000年代，批判女性主義老年學強烈批判父權中心與年輕崇拜的主流意識對女性身體的壓迫，同時也開啟了反抗的可能性。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抗拒老化是一種否定老年的具體行動，由於歲月的不可逆性，這種行動不但未能為高齡女性找到真正的價值，反而加深了年齡歧視的傷痕。然而，抗拒老化／順從老化、



否定老年／肯定老年之間，在概念上、實踐上仍然存在許多矛盾、曖昧的空間。因此，對大多數的女性來說，順從與反抗往往以一種令人不安的連結同時存在，除非我們有能力去重新理解「年齡」的意義，建構老化的概念與價值。

但是，社會科學對「年齡」依舊是一種貧瘠的概念，部分原因是它涉及個體身心建立的物質／精神、主體／客體、自然／文化的複雜關係和敘述，部分是與市場結構、政治、學術和主流意識間對年齡的壓抑、漠視或逃避有關。日常生活中，人們雖然常常可以感受年齡的壓迫，卻拒絕有關「老化」的訊息。現今社會，「年齡」變成文化的禁忌，日常交往不但避免問起她人的「芳齡」，就連自己也會下意識的將年齡鎖進幽暗的「保險箱」。很多人不是刻意忘記生日，就是神秘的在生日蛋糕上插上年齡的問號。這種隱匿年齡的行為，已經成為見怪不怪的社會現象。幾乎所有的人，都害怕歲月的流轉、年齡的累積；幾乎所有的女人，都恐慌有朝一日會變得遲暮蕭瑟，紅顏老去。然而，就像哲學家Ian Hacking所說的，如果某種社會建構不平凡、不尋常，卻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且不可避免，那就值得被研究。如今，年齡就像一個象徵性的系統代表，當一個具體的年齡問題出現時，它就無所不在，尤其對於女性身體，更加明顯。

女性身體本身是父權社會的產物，年老時更刻劃著年齡歧視的印痕。在年輕崇拜的主流意識中，老年女性身體遭受的壓迫猶如雪上加霜。從批判女性主義老年學的觀點而言，身體經營的管控是一種文化殖民的過程，也因此涉及與抵抗有關的現象學。

《身體再思考》一書主要是從性別和年齡的雙重角度，對女性身

體進行經驗研究與論述分析，希望女性能從「活生生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 中找回身體的詮釋權，即使到了年老時候。

第一篇〈女人、身體與老化〉是對女人與身體老化的論述與研究進行脈絡化的整理。首先敘述有關身體的概念，描述西方社會對身體研究的現況與發展；其次，談及女性主義的身體理論，尤其社會建構主義對女性主義身體論述的影響；再者，敘述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身體批判，重點在Luce Irigaray、Judith Butler身體觀的介紹；接著進一步說明，一般女性主義與老年學對老年女性身體的漠視，如何造成女性身體研究的空隙；最後，再論及批判女性主義老年學的崛起。本文指出，老年女性身體的研究是個多向度、多層次的議題，包括揭露老年女性身體所隱含的生活經驗、社會實踐，以及老年女性身體所承載的符號象徵、所體現的社會秩序；如果，身體是一種展演，老年女性身體展演的可能性何在？對於身體，老年女性是否有自我表達的意向，還是反而變成自我隱匿、疏離的客體？從Bourdieu身體資本而言，老年女性的身體是否還是一種正資本，還具有累積的可能性？或者，它正逐漸邁向虧損的方向，轉為負債？甚至，去探討年齡與性別歧視如何型塑老年女性的身體經驗，對於身體，她們怎麼想、如何做？現代抗老企業、整型科技的發達，到底是開發老年女性的身體潛力，還是進一步增強年齡歧視？是抗拒老化、增強老年的價值，或是否定老化、貶抑老年？凡此，皆成為老年女性身體研究的難題與論辯空間。

第二篇〈女性裸體經驗的脈絡梳理與身體意象：裸湯之田野研究〉是關於女性身體經驗的田野研究。除了參與觀察外，本研



究並依據不同年齡層分布，選取十五位「典型個案」與五位「批判個案」，共十九位女性進行訪談。本研究所要探索的是，在半開放式的溫泉池空間裡，婦女如何掙脫社會的制服和裸露禁止的桎梏，找回身體的自主權。研究顯示，女性在大眾溫泉浴池的裸身充滿了多元與歧異的意義，裸湯者她們對身體的經驗、態度和意象，往往存在著衝突、混雜的面向，裸身行動的展現與意義的形成中，並非完全一致的走向，而是競爭、矛盾，甚至斷裂，更多的時候是在結構的束縛與主體的行動之間游移不定，形成不斷拉扯的關係。因此，我們無法運用純粹邏輯的思考方式，進行單一直線的解釋。簡而言之，女性裸身泡湯乃立於身體上兩種意義行動的交會處，對應到兩種互相矛盾又互為補充的邏輯：其一為舒解（除去外在社會束縛），其二為型塑（達到理想的身體形象），讓身體懸浮在欲望與拒絕之間搖晃不定。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女性裸身泡湯對身體解放意義的侷限性。

第三篇〈你看我幾歲？——中高齡女性的年齡認同、服裝實踐與身體的能動性〉是有關女性服飾穿著的研究。本研究透過九位年齡從五十至六十四歲女性的個別訪談與衣櫃訪查，並且從社會文化的角度進行詮釋分析，以探討中高齡女性的年齡認同、服裝實踐與身體的能動性。分析結果大致可獲得下列的結論：一、受訪女性皆有十歲以上年輕認同的傾向，並透露出否認老化與拒絕老化的訊息；二、日常生活的服飾亦傾向年輕認同的打扮，喜歡穿著高亮度、低彩度的衣服；三、服裝實踐上遵循的是去性感化、去可愛化的年齡秩序，並且顯現道德化的身體規訓與監控；四、在自我建構上「歐巴桑」是她們最忌諱的形象，年輕活力是她們意圖營造的外貌感覺；五、試圖建構一種介於年輕與年老之間或之外的年齡認同與服裝風格，或欲脫離年齡秩序的束縛，實

踐一種「無齡化」的主張；六、我們必須承認中高齡女性有自己想要裝扮的方式，這種風格的描述也許有點模糊不清，卻清楚的存在一種消費市場至今未能被呈現出來的服裝樣式：不顯老氣，又非稚氣；七、平日注重服飾打扮者，主要是能將「女為悅己者容」轉化成「取悅自己」的動力，因而得以尋回自我的主體性，也顯露出身體的能動性。

第四篇〈中高齡女性的服飾打扮、身體展演及其自我建構：「回憶工作」研究法的實踐與反思〉，主要是透過「回憶工作」研究法對有關女性穿著經驗進行研究。本研究有三個主要目的：首先，藉由生活經驗的回憶與敘說，對中高齡女性穿著打扮困境提供一個理解的素材；第二，藉由穿著打扮的困境，探討性別、年齡與身體之間的關係，並分析中高齡女性的自我認同與建構的社會文化脈絡；第三，透過「回憶工作」研究法的運用及故事敘述所具有的解放性本質（emancipatory nature），闡明反身性方法論在性別研究上的價值及其限制。從參與研究者所書寫的回憶文本，本研究大致可以獲得四點結論：其一，這些中高齡女性在穿著打扮確實面臨一些困境：年紀越大，能挑、能穿的衣服越少。她們購衣時大都有因身材體型的變化，而面臨無衣可選的問題。豐腴的身體與肥胖的下半身乃為多數中高齡女性的身材特徵，卻受到崇尚年輕價值的時尚工業所忽略與漠視。中高齡女性其實並未對外表裝扮失去興趣，卻受制於有限的款式與風格，而難以盡情的自我呈現與展演。對於台灣的中高齡女性而言，市面上提供選擇的只是服裝（clothing）而非時裝（fashion）。其二，在這些中高齡女性的認知中，身體仍然是兩性吸引、交往的焦點，也是他人和自我凝視的客體，因此身材、裝扮與外貌往往是決定個人魅力與價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三，在年輕崇拜的社



會文化脈絡中，中高齡女性普遍有年輕認同的傾向。也由於年輕認同或年輕的記憶固著，一些中高齡女性購衣時一開始都會先逛少女服飾，才警覺喜歡的衣服都不合自己的身材，而穿得下的衣服卻顯得古板又老氣，最後只能逐漸打消購衣打扮的念頭；其四，從回憶文本可以發現，服飾打扮總潛藏著年齡秩序，穿著必須考慮年齡規範。中高齡女性由於對自我身體所習得的不滿與愧疚，隱藏自己成為穿著主要考量要素。不要凸顯自己，也不要與眾不同，變成中高齡女性的服飾規範。因此，中高齡女性往往必須離開流行市場，退出身體展演的場域，從外在的展演回歸到內在氣質的要求。然而，這也讓中高齡女性找到身體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契機，得以掙脫年輕主流價值與時尚工業的宰制。

整體而言，本書的主要政治策略立基於「肯定老年」、「反對歧視」的立場。雖然老化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但希望能在性別歧視與年齡歧視的社會脈絡中，透過主體的能動性尋找自身身體認同的更多方式，在年輕和美貌之外創造超越性的老年尊嚴與價值，找回身體的自主性。研究者所期盼的是全天下的女性，都能像林語堂在《八十自敘》所言：優雅地老去，不失為一種美感。最後本書之所以能夠完成，特別感謝參與研究的所有女性朋友，以及曾經擔任我研究助理的妮娜、韻華、瑞潔和靜宜，由於妳們的加入，這些研究才得以順利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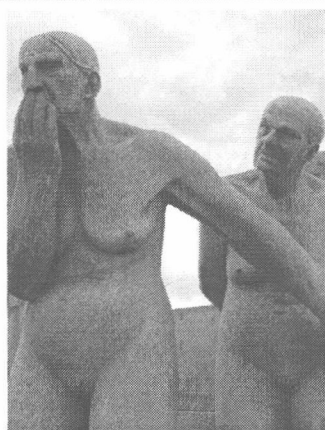
陳明莉

2010.7.6寫於翠谷夏日

Rethinking the Body: Studies of Women and Ageing

第一篇

女人、
身體與老化





壹、前言

「身體」(body)是人類思維的基模(Merleau-Ponty, 1962; Turner, 1984)、社會實踐的產物(Mauss, 1979)，也是符號系統的載體(Douglas, 1966; 1977)。從世界各民族の創世神話，可以說明人類從遠古時代便以身體為原型，去構思宇宙、世界或精神的形態(Turner, 1984)。誠如現象學家Merleau-Ponty (1962)所指出的，身體不只是一個軀體、一個物件、一個科學研究的對象，它同時也是經驗永恆的前提，由向世界知覺性的開放和傾注(*investissement*)形成。對於Merleau-Ponty來說，主體必定是個身體具現(*embodiment*)的主體。他甚至進一步認定，思索世界的問題可以從身體的問題開始；在人類學家Marcel Mauss (1979)看來，身體是基於生理的潛能，通過個體的訓練、約束和社會化的實踐，這種生理潛能被社會的、集體的實現，因此身體總存在著社會的影子。文化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則引用Norbert Elias的理論，將身體視為一個符號價值的載體。在《秀異》(*Distinction*)一書中，Bourdieu (1979/1984)指出，身體是一種文化資本，通過指向外部身體的特定實踐而表現出來。因此，身體具某種特殊的符號形式與權力，可以累積資源，並轉換成有利己身的資本；身體社會學家Chris Shilling也說，身體是一種表意符號，透過衣著模式、言談舉止，分享、傳達抽象的價值(Shilling, 1997: 88-90)。對於文化人類學家而言，身體是進行巨大符號工程和符號生產的場所，是社會意義或象徵符號的載體或承擔者，在傳達共同文化和意義上具有其重要性。Mary Douglas (1966, 1977)即指出，人類身體是有關社會構成和瓦解隱喻的重要源泉。

因此，身體不只是醫學、生理、生物學的研究對象，它具有相當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可以是哲學、人類學、倫理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的重要議題。然而，1980年代以前，除了深受Michel Foucault影響的一些論著外，主流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門幾乎對身體研究缺乏學術的興趣。1990年代，在Anthony Giddens (1991) 所謂「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 或「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 的社會裡，身體逐漸成為現代人「自我認同」(self-identity) 的核心 (Shilling, 2002: 1)，身體是自我最臨近、最直接的部分 (Turner, 1984: 63)。在Turner的概念裡，身體是現代社會系統中政治及文化活動的樞紐，因此，他曾提出邁向「身體社會」(somatic society) 的聲稱 (Turner, 1992)。Turner認為，身體既是「存活的有機體」也是一種「文化的產物」，因此存在著先天／後天、自然／文化之間的緊張關係；身體由於涉及生殖、死亡與疾病，所以它是個人的生命體，也是國家管控的客體，因而涉及個體／國家、主體與客體的辯證；身體會進行一系列具有動物性與自然意涵的行為，因此它是宗教禁欲主義的規訓對象，成為生物／倫理、慾望／道德的探討主題；身體富含象徵意義，它是宗教隱喻與社會隱喻的載體；在現今的風險社會中，由於人體普遍的脆弱性，身體又構成了國家社會體制的基礎 (Turner, 1984)。因此，儘管古典社會學的傳統對身體的關注仍然有限，自1990年代以來，身體已逐漸成為社會科學獨特的研究領域，有關身體的議題，不管實徵研究或理論分析，均有大幅成長 (Shilling, 2002: 26)。

依據Shilling所言，身體之所以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門議題，主要有四個因素：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增加、現代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以及對身體意義危機感的產生



(Shilling, 2002: 28-35)。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提出有關女性生殖與墮胎權力的政治綱領，拒絕父權或男性的宰制與虐待，聲稱取回女性身體的自主權。女性主義者甚至質疑女人／男人、女性／男性、女性氣質／男性氣質等等性別差異本體論的正當性(Oakley, 1972)，身體乃成為性別研究的重要議題；社會老化是當前世界必須面對的問題，老年人口增加勢必增加老人年金、醫療支出、服務照顧，造成國家福利經費的沉重負荷。因此，老年健康與福祉變成國家的施政重點，身體成為「社會老年學」(social gerontology)關注焦點，對身體的社會建構及其符號意義進行深度的探討(Shilling, 2002: 32)；現代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使人們從工作、生產的價值轉向對休閒、消費的重視。在此種消費文化中，身體變成「自我展演」(self-performance)與溝通的媒介。在當代社會中，自我是一個再現的自我，其價值和意義往往通過個體的身體形象來界定和展現。就像Featherstone (1982: 22)所說：身體並非基督教原罪的載體，而是室內室外展示自我的客體；而身體外在的服飾也從早期只是一種社會地位的符號，變成個人生命風格的展現，卻也相對的受到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操弄與控制。此外，個人自主意識與科技文明的發展，雖然增加人們對自我身體的掌控潛力，卻容易陷入身體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後果(Shilling, 2002: 34-5)。其中，隱藏「(男)人的科學」(science of man)信仰的社會文化勢力，每每透過個人身體的控制與規訓，以達成效率與監視的目的(Turner, 1992: 123-126)。一方面造成「機器身體」(body as machine)現象(Rogers, 1991)，模糊了身體與機器的界限；一方面身體潛在的可塑性，增加身體不確定性的意義危機，因而喪失「本體論上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

(Berger, 1990; Giddens, 1991: 45-7)。

Giddens (1991) 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一書中即指出，身體越來越不是一個外在既定的東西，它涉及現代性的系統運作。在現代社會裡，身體呈現的是多維度、多層次的現象，值得細究和探討。由於當代社會身體學的崛起，為身體研究開闢一個火熱戰場，讓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現象學、女性主義、社會生物學、社會學及文化研究廝殺競逐。過去一、二十年中，社會科學對身體研究的興趣日漸高漲，有關身體的論著也陸續問世，包括John O'Neil (1985; 1989) 的《五種身體》(*Five Bodies*) 和《溝通的身體》(*Communicative Body*)、Francis Barker (1984) 的《顫抖的私人身體》(*The Tremulous Private Body*)、David Armstrong (1983) 的《身體的政治剖析》(*Political Anatomy of the Body*)、Don Hanlon Johnson (1983) 的《身體》(*Body*)、Emily Martin (1989) 的《身體中的女人》(*The Woman in the Body*)、Mike Featherstone、Mike Hepworth與Bryan S. Turner (1991) 合編的《身體》(*The Body*)、Pasi Falk (1994) 的《消費身體》(*The Consuming Body*)、Bryan S. Turner (1984; 1992) 的《身體與社會》(*The Body and Society*) 和《管制身體》(*Regulating Bodies*)，以及Chris Shilling (2002; 2005) 的《身體與社會理論》(*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和《文化、科技與社會中的身體》(*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等等。

然而，「身體」卻也是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具爭議的概念之一。Holliday與Hassard (2001: 1) 即曾宣稱：身體是什麼？什麼建構了身體？研究者重來不曾有過共識。如今，談到身體已經